

●桑梓留痕●

冬阳正好

□张莲芳

说是晒太阳，其实是在晒自己。刚回家乡的头些日子，心里总还有些浮着的、没有落定的东西，像水缸里沉淀不下的细尘。便有了这午后的功课——走出去，把自己平平地摊开，交给这冬日正好的太阳。

去得最多的，是家附近的“生园”。这园子我来时便有了十多年的光阴，草木早已褪去了初栽时的规矩模样，随着性子长，反倒有了些野趣。园子是长条型，水从中央破开，蜿蜒曲折流向周边，两座主桥沟通来往，四座辅桥衔接畅通；园外彩虹桥顶倒映在水面，与原桥形成个红色的圈套，套住园内的风景。园内有亭、有榭、有山水，更有健身步道和亲水平台。水边是弯曲的木栈道，水上有荷。冬日的荷，失去了那田田的绿盖与灼灼的红妆，只剩下些焦褐的、卷曲的梗秆与叶子，伶仃地支撑着，映在灰蓝的水底天。

阳光斜斜地照过来，不烈，温吞吞的，像一匹极匀极柔的金纱轻轻覆了上去。于是那枯槁的蓼便有了茸茸的光晕，那深褐的梗秆也铮铮地挺出了一股子铁画银钩般的劲道。水的皱褶里，阳光碎成了一把晃动的金箔，偶尔贴在一片半浸的枯叶上，那叶脉便忽然清晰起来，像是僵冷的身躯里最后一丝血脉还在缓缓地流动。

我静静地看，心头那点浮尘，仿佛也在这静照中一点点地沉了下去。残荷不残，它是一种完成了的、安于寂静的姿态。我的名字里有个“莲”字，此刻与它们相对，竟觉得分外安心。繁华我已见过，绚烂我也有过，高光时刻我也曾经历过……而今这般岑寂的、筋脉毕现的、坦然地向着冬日天空的“活着”，或许更接近生命的本相。

有时我会信步走上襄河的堤岸。这里的阳光，便与园中不同了。园里的光是经过树筛、水滤的，是缠绵的；这里的阳光，却是泼辣辣的，一整片，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从头顶到脚底，将你整个拥住。河是弯的，阳光落在水面上，便也跟着弯弯曲曲地流淌，淌成一河细碎的、跳跃的金鳞。今冬不冷，河水未曾结冰，也就失了那种琉璃似的、坚脆的寒光，只一味地、融融地漾着，慵懒得像要化开。偶有小小的货船“突突”地驶过，划开平滑的水面，翻起两股雪白的浪。那白，在满河的金汤里，显得格外洁净，格外有劲，却也只是一瞬，船过了，浪平了，那“雪痕”便也柔柔地化进金色的波光里，了无痕迹。堤是笔直而坚固的，为了驯服洪水；河道却是固执地弯着。听说为这“弯”与“直”，曾有过许多争论。此刻我站在直堤上看弯河，却觉得这“弯”真好。水懂得迂回、懂得让，遇着不可抵挡的力时，才有缓冲的余地。人生，或许也该有这般慈悲的弧度，不为抵达的迅捷，只为行路的从容。

兴致若好，便往南屏山上去。山是城里的山，不高，却深。一入林子，阳光的质地又变了。它从高高低低的、光秃的枝桠间漏下来，不再是完整的一片，而被剪成了无数道淡金色的光柱，斜斜地插在厚厚的落叶上，能看见光里微尘曼舞。空气是清冽的，吸一口，带着陈年树叶与清冷的味道。那些百年大树，褪尽了华服，赤条条地立着，枝杈盘曲，指向青天，是一种庄严的、沉默的力量。然而，就在这一片苍黑与灰褐之中，转过一个坡，眼前却蓦地撞进一片片沉静的绿——那是竹。毛竹是伟岸的，杆子黄绿，叶梢却已染了些许

风霜的憔悴；小竹是从生的，细细的竿，密密的叶，绿得倒是纯粹，只是在这无边的冬日寂寥里，那绿也显得过于安静了，像是在做一个不愿醒来的、关于春天的长梦。阳光抚过竹叶，也唤不起沙沙的欢唱，只落下些斑驳的、安静的影子。这山中的绿，守着一段不肯老去的往事，在冬阳下，做着沉沉的、绿盈盈的梦。

走得再远，心里总有个最柔软的落处。那便是回娘家，坐在老屋的门前。新农村的屋舍齐整，门前的水泥地宽敞。这时节，家家户户的门楣下、竹竿上，都累累地悬着腊味：通红的香肠、酱色的咸鱼、金色油润的板鸭……一串串、一条条、一杆杆，在冬日纯净的阳光下，泛着乌沉沉的、诱人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阳光、油脂与柏枝的微醺。父亲和母亲，就坐在那两张旧藤椅上，身上盖着同一条厚厚的毛毯。母亲的银发，在日光下亮得晃眼；父亲眯着眼，似睡非睡。我搬个小凳，挨着他们坐下。

话是很少的，也无需多。无非是“今天太阳真好啊”，“昨晚睡得怎样”，“巷口那家媳妇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有一搭没一搭的。声音也是慢的，暖的，和阳光一样，懒懒地浮在空气里。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坐着，看日影从东墙根一寸一寸挪到

西墙根。时光在这里，仿佛被这冬阳晒化了，黏稠地、温墩地流淌，慢到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逝去。母亲有时会忽然想起什么，起身去翻动一下腊货，让每一面都均匀地沾上阳光；父亲则始终不动，像一座晒暖了的、安详的山。这一刻，我只觉得自己也成了门前一件被晒透的物什，从外到里，都是蓬松的、酥软的、暖洋洋的。那暖，不烫，是一种恒久的、妥帖的温度，从皮肤渗进去，一直暖到心里最深的角落，将最后一丝游离的寒气，也驱得干干净净。

归家的路上，日头已微微西斜，光芒愈发醇厚，像一杯将尽的、温过的黄酒。我忽然觉得，这冬日的太阳，晒的哪里只是我的身体呢？它晒“生园”里残荷的筋络，晒襄河那一道慈悲的弯，晒南屏山竹林不肯褪色的梦，更晒了父母门楣下那一个个沉甸甸的日子。而我，不过是借着它的光，慢慢地走、静静地看、细细地品，将自己这颗曾经风尘仆仆的心，也拿出来，晒得通透、晒得松软、晒得有了人间的烟火气与安稳。

冬阳正好，不疾不徐，不猛烈也不吝啬。它正好够将往事的霜痕焙暖，正好够将未来的薄雾照透，也正好够将当下的这一刻，凝成一块温润的、琥珀色的时光。



寒水枯荷 房春东摄

●生活札记●

卖棉花糖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推着辆吱呀作响的小车子，停在老树下叫卖。车头插着几朵刚做好的棉花糖，蓬蓬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软的光。

我在他的身旁看着他。他正低头调着机器，见我来了，也不急着招呼，慢慢地从桶里舀了一勺糖，问：“要个什么样的？”我说，想要一朵云。他裂开干瘪的嘴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云有各种样子，胖的，轻的，你随便挑。”

我挑来拣去，最后挑了那朵最大的。老人转动竹签，糖丝一缕缕地飞出来，缠绕着，堆积着，渐渐有了形状。这过程让人心安——砂糖是看得见的，没过一会儿，就成了轻飘飘的“云朵”，他做得很仔细，偶尔用竹签这里挑挑、那里补补，好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棉花糖做好了。捏着棉花糖的柄，确实感觉把云朵摘了下来。我不敢走快，怕它散了，又怕碰着路人，只好小心翼翼地走在巷子里。

这条巷子，我走过无数遍，今天忽然变得新鲜起来。墙头的猫在打盹，阳光透过槐树叶，在地上画出明明暗暗的影子。一个孩子拉着他妈妈的手，指着我的棉花糖呀呀说话。我撕下一小块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去，眼睛里充满了亮光。

我想起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下午，父亲带我去买棉花糖，买了之后总舍不得吃，拿着它走了很长的路回家。可棉花糖是不等人的，还没到家，就塌了一半，手上脸上都黏糊糊的。父亲说，美好的东西留不住，才显得珍贵。现在好像明白了些。

手里的“云朵”在一点点变小，每撕下一块，都甜得恰到好处。不是那种浓烈的甜，是淡淡的，化在舌尖上，很快就没了，只留下一点回忆的余味。

走到巷子尽头，“云朵”只剩下光秃秃的竹签。我回头看看，卖棉花糖的老人还在树下，正给另一个孩子做“云朵”。这场景很平常，却让人心里软软的。

我们总在赶路，赶着上班，赶着完成各种各样的事。可偶尔也该允许自己停下来，买一朵“云”，慢慢走。不是真的买什么，是给自己一个理由，把脚步放慢，看看平时错过的那些美好的瞬间，比如墙头上的猫，比如孩子脸上的笑容，比如阳光在树叶间跳跃的舞姿。

最近我常想起那个下午。其实，我们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不少：清晨第一缕光照进窗户，深夜读书时手边的热茶，甚至雨天里偶然闻到泥土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向日子“买”来的“云朵”，不需要多少钱，只需要一点留心，一点闲情。

竹签最后也扔了。可那份轻盈，还在心里飘着。大概这就是生活教我的——不必总是奔跑，有时候，慢慢走，才能尝出那点甜。

●烟火清欢●

茼蒿香

□陈晓云

冬日的清晨，霜花在窗棂上凝结成细密的冰纹，阳光透过玻璃，在厨房的案板上投下斑驳光影。我拎着菜篮走进市场，寒气裹挟着生活的喧嚣扑面而来。菜摊前，茼蒿蜷缩在竹筐里，叶片边缘泛着细密的裂纹，像冬天写给春天的密信。

这绿意盎然的“皇帝菜”，原是这凛冽时节最倔强的存在。江南的冬雨总来得猝不及防，昨日还艳阳高照，今晨已冷雨敲窗。母亲总在这时念叨：“该吃茼蒿了。”她粗糙的手指抚过菜叶，如同抚摸旧时光——那些用茼蒿温暖饥肠的岁月，米粒裹着菜香，是寒夜里最踏实的慰藉。

在母亲的记忆里，茼蒿是岁月馈赠的珍宝。那时候日子清苦，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茼蒿菜饭便是最美的佳肴。母亲将茼蒿洗净切碎，与大米一同熬煮，茼蒿的清香渐渐融入每一粒米中。当锅盖揭开，那股独特的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我们兄妹几个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吃得满嘴留香，那温暖的感觉从胃里一直蔓延到心里。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可这茼蒿菜饭的味道却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了对过去岁月的一种怀念。

火锅氤氲的白雾中，茼蒿演绎着冬天的魔术。青翠的叶片在滚汤里舒展身姿，三十秒的舞蹈，便由硬脆化作绵软。父亲总爱在这时讲起杜甫的故事：流离的诗人，一碗茼蒿

腊肉饭如何抚慰了颠沛的灵魂。想象着杜甫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碗充满香气的茼蒿饭来填饱肚子、慰藉心灵，茼蒿便仿佛也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它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学着母亲的手法，将焯好的茼蒿与豆腐同煮，乳白的豆花拥抱着碧玉般的菜叶，蒜泥在热油里爆出金黄的香气。这平凡的滋味，竟藏着《随园食单》里“香生物外”的玄机。当这道菜端上桌，那清新的色泽和浓郁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轻轻夹起一筷子，茼蒿的清香与豆腐的嫩滑完美融合，每一口都藏着大自然的馈赠和生活的美好。

最妙是雪后初霁。瓦檐滴落的冰水在青石板上凿出小坑，院角的泡沫箱里，茼蒿顶着残雪昂首而立。母亲教我“杜甫菜”：茼蒿与腊肉丁在铁锅里缠绵，糯米粉裹着乡愁蒸腾。咬开软糯的外皮，菊科植物特有的清苦在舌尖散开，腊肉的咸香和茼蒿的清香交织在一起，味道复杂而又美妙。这道菜里，有对古人的缅怀，更有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眷恋。

冬日的茼蒿，就像一首无声的诗，用它独特的香气书写着生活的篇章，见证了家庭的温暖，传承了文化的记忆，也让我们在这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生活的美好。每一次品尝茼蒿的味道，都是一次与过去对话、与自然亲近的旅程。

●诗韵潮声●

冬日的故乡
(外二首)

□李光明

清晨，村庄吐出第一口炊烟
田野上空，白鹭成群穿过薄雾
灰鹤贴着河面低低地飞
翅尖轻划过芦苇
像是在辨认某个往事

天空蓝得让人流泪
阳光洒下来，落在枯草和瓦楞上
冬天的故乡，静美而温暖
像一个在炉火旁坐了很久的人
不说出它的寄托与荒凉

我们走得再远，漂泊得再久
也只是在岁月的河床上，反复折返
出发时，我们是树的意志
归来时，我们是岸的沉默

故乡这两个字，如此深情
被一处弥漫云雾的深潭
在枯萎的季节滋养万物
在没人看见的地方
温柔地，守着我们的根

冬日的远山

屋后林间，黄叶在枝干上摇晃
和冬天进行一场低语，关于故乡
它说出的名字，总带着清凉的颤音

远山伏在晨雾里。半隐，半现
像一粒并未了结的心事
在静谧中，比沉默更深远
溪水绕过山脚，潺潺流淌
带着日子的甘甜
赴远方之约

汇聚万千灵动词句的雪
成了大地上最干净的一句嘱托
它用静默的姿态向冬日告白
荒凉的最深处，藏着不为人知的
柔美与炽爱，有关冬天的梦

冬雪絮语

夜晚渐深，雪在安静中
把天空的白，一页页翻给大地看
没有谁比它更准时
这赶路的人，终于在大地的心里
卸下了沉重的行囊

它们在风中侧着身子
踮起脚尖，舞蹈
寻找每一棵入梦的树
每一扇关严的窗
雪是最小的词汇
在黎明之前，缝合起岁月的裂缝

树木披上了旧棉袄，那是雪的赠予
曦光亮起时，满坡的白
是这个对春天最长的沉默
它不说出温暖，只把守望
深深地，埋进泥土的根部

